



英雄后人的相聚



大德兴饭庄

十多年前,《北京青年报》刊登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长滕代远之子滕久昕的文章《彭德怀亲定特务队为左权报仇》。此文是他根据母亲林一生前的亲身经历而写:1942年侵华日军派出两支挺进队,企图破坏八路军总部,刺杀八路军重要领导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突围过程中英勇牺牲。为了给左权将军报仇,当年年底,八路军选派精兵强将组成“暗杀队”,暗杀队如神兵天降,只用匕首,全歼日军益子挺进队。

文章中突出了三位主要人物,第一位是林一,八路军情报处一科科长,在得到日军益子挺进队要在春节前在祁县进行休整并设宴庆功的情报后,她策马扬鞭赶到祁县,向时任抗日县长、29岁的共产党员刘秀峰交底;第二位人物就是刘秀峰了,刘秀峰接受了三项任务,即摸清楚庆功宴的时间和地点、设法将我军暗杀队人员带进城,为暗杀队提供足够的匕首,这三项任务,他带领战友们圆满完成;第三位人物是八路军特别行动队队长刘满河,当时年仅17岁,智勇双全的他在除夕夜,于大德兴饭庄布下埋伏,待30余名日军喝得酩酊大醉时,他以摔杯为信号,暗杀队队员齐刷刷亮出匕首,张狂的日军被一举消灭。

走进影院时,女儿正低头翻看历史课本,试图从文字里拼凑出那个年代的轮廓,儿子则攥着两张奥特曼卡,小声跟我念叨着新抽的“稀有款”。灯光暗下前,我还在担心,三年级的孩子能不能看懂黑镜头里的沉重——毕竟,他平日里对“英雄”的理解,还停留在奥特曼打怪兽上。

电影开场的喧闹没持续多久,就被日军的皮靴声踏碎了。当吉祥照相馆的玻璃窗在枪声中震颤,老金颤抖着冲洗那些记录暴行的底片时,我听见身边传来响动。转头看,儿子手里的卡片早就掉在了地上,小拳头攥得发白,鼻尖一抽一抽的,却死死抿着嘴不肯哭出声。女儿的肩膀在微微发抖,课本不知何时被她捏皱了边角,眼泪砸在膝盖上,晕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看到那个抱着弟弟的小女孩倒在血泊里,儿子突然用手背狠狠抹了把脸,声音带着哭腔却异常坚定:“他们怎么能这样?”女儿没说话,只是悄悄往我身边靠了靠,手紧紧抓住了我的衣袖。当老金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藏起那些罪证底片,屏幕上闪过一张张模糊却刺眼的照片时,整个影院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两个孩子的眼睛都亮得惊人,那里面有愤怒、有难过,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郑重。

散场时,儿子没像往常一样追着问东问西,只是低着头,一步一步踩着地上的光影往前走。走到影院门口,他突然停下来,抬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妈妈,那些人好勇敢啊。”女儿在一旁轻轻点头,声音还有些沙哑:“他们是在保护我们的历史。”

回到家,儿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冲进房间,把他那本锁着的奥特曼卡册抱了出来。我正想劝他别太激动,就见他找出剪刀,蹲在地上一张一张剪那些卡片。我愣住了,他却仰起脸,眼里还闪着泪光:“我要像电影里的人一样,学真本事。”我看着他把碎纸片收进垃圾袋,小脸上没有丝毫不舍,只有认真。

女儿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等她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是她重新规划的学习计划,从每天的阅读时间到周末的历史纪录片观看安排,一笔一画都透着股执拗。她走到我面前,把纸递给我,眼神清亮:“妈妈,我要更加努力,让自己变得更有力量。”

两个性格迥异的孩子,一个用最直接的方式告别了幼稚的英雄梦,一个用沉静的行动扛起了沉甸甸的思考。《南京照相馆》没有给他们讲大道理,却让他们在光影里感受了“家国”二字的分量。那些黑白镜头里的苦难与勇气,像一颗种子,悄悄落在了他们心里,生根发芽。

或许这就是这部电影最动人的地方:它让历史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让爱国不再是口号。当孩子们为素未谋面的先辈流泪,为民族的苦难揪心,那份自发的觉醒,远比任何说教都更有力量。他们的变化,是对历史最真诚的回应,也是对未来最坚定的承诺。

英雄后人的相聚

刘小云

文中的刘秀峰就是我的父亲。长期以来,我特别想知道这个有着传奇故事的大德兴饭庄在祁县古城的哪条街上,能看到遗迹吗?

2024年年初的一个上午,我家来客人了,祁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安喜频一行几人给我送来一幅精致的照片——祁县人民法院法治文化展馆的设计效果图。这个法治文化展馆设在祁县人民法院1991年以前的办公旧址,而让我惊喜的是,法院的旧址,居然是当年的大德兴饭庄!

如此巧合。该展馆于2022年开始打造,2024年10月,初见规模。我们姐弟被邀请到展馆参观。一路上,我在想象,那张设计效果图是三座并排的四合院和一排临街的铺面,展馆的门应该临街吧?

没有想到,这个临街的大门一打开,我父亲的大幅照片立刻映入眼帘,我们与父亲以这样的方式重逢,瞬间泪目。这应该是展馆的序厅:红色记忆,父亲的照片旁边是6幅画,完整地呈现出“大德兴饭庄血刃日寇”的历史画面。感动,思念,敬仰!

那天,法院的领导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家族的就是民族的,民族的就是国家的。铭记!

序厅,就是当年大德兴饭庄,从一楼到二楼,我在构思暗杀队不响一枪、大获全胜的场面。

我有望望了,82年过去,三位英雄前辈早已逝去,那么,我们能见到那两位英雄前辈的后人吗?我只是这样想想而已,而祁县人民法院早就开始付诸行动了,李宏丽院长和安喜频副院长开车前往河北武安,打听到刘满河前辈的家,见到了他94岁的老伴和两位儿子刘永安和刘路安;研究室主任王文静则大海里捞针,从湖南麻阳滕代远纪念馆馆长那里,得到了滕代远后人滕飞的电话,联系成功。

林一和刘满河两位前辈的后人于2024年11月13日,展馆揭牌仪式前夜都赶到祁县。

夜幕下,西大街的一排铺面门前,都挂有大红灯笼,喜气洋洋迎来了远方的客人。奇怪,大家初次相逢,竟然没有任何陌生感,相互握手,嘘寒问暖,看到滕飞衣衫单薄,刘永安竟将自己的外套脱下来,披在滕飞身上。滕飞说,不冷不冷,一踏上山西的土地,就感到

一股暖流,山西是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他的父母亲与山西人民在一起狠狠打击日寇,他和山西人民的感情是融在骨头里的。

他们非常朴实,也十分睿智。先细细打量这个院落,哪里能想到这个院落就是当年日寇为杀害八路军高级将领左权而举行庆功宴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发生了八路军那场干净利落的歼灭战。如梦一般啊!

三位英雄前辈的后人在序厅合影。

前辈已远去,他们留下的老物件也不多了,滕飞捐出了《滕代远传》;刘永安兄弟捐出了前辈用过的一盏马灯、一个铜制的鞋拔子,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收音机,还有前辈次子用蜡版刻的他自己撰写的《家书》。我们呢?有父亲的诗稿、墨盒、毛笔、印章等,我弟弟还带来他为展馆用毛笔书写的“不忘历史”“勿忘历史”的横幅和条幅。这些旧物件,多有年代感。

每一件物品都很珍贵,次日,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原占斌、祁县县委书记李军和祁县人民法院院长李宏丽分别为我们颁发了收藏证书。

祁县人民法院法治文化展馆揭牌仪式非常隆重,祁县四大班子的领导全部到位,对三位英雄前辈的后人十分尊重,合影时,他们站在后边,而我们这些“后人”则坐在前排”。李军书记在讲话中一度哽咽,他说:“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随时欢迎你们回祁县,祁县就是你们温暖的家。”

那天,在一个间歇,隐隐地,我听到一扇门内有声响,好像是刘满河之子的声音,哪个儿子?我一时还没有辨别清楚,推门进去,是我家小弟和刘路安,两个刘姓兄弟聊得好有兴致。稍等,我家大弟、刘永安、滕飞也推门进来,6位前辈的后人,自动集于一处,有谁能想到,穿越时空82年,我们能坐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贴心话,讲心中的父母亲,讲他们的性格和对子女的教育,好家伙,连父亲给谁的一个巴掌都讲出来了,同样的家庭,教育后代,有严也有慈。

要分别了,互加微信好友。刘永安满含热泪从祁县捧一把热土,他要将这捧热土撒入父亲的坟头,以告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历史没有忘记您,山西人民没有忘记您!

玉泉山泼水节

金龙



游客们在泼水



苗族舞蹈

观棋,听他们用浓重的方言争论棋路,时而大笑,时而叹息。他们的从容与山下的热闹形成奇妙的对比,却又和谐共存,仿佛这玉泉山的两种性格。

黄昏时分,我登上山顶。夕阳将整个太原城染成金色,远处的汾河像一条蜿蜒的玉带。

夜幕降临,山下的铁花表演开始了。工匠们将熔化的铁水抛向空中,铁花如流星雨般洒落。百万盏彩灯也在此时亮起,整座山顿时化作银河倾泻的人间仙境。铁花与灯影倒映在未干的水洼里,天地间仿佛有两个璀璨世界。一个孩子指着天空大喊:“看!星星掉下来了!”他的母亲温柔地纠正:“那是玉泉山在给我们送福呢。”铁花的光芒映在他们脸上,忽明忽暗,像是一幅流动的年画。

回程的路上,我的鞋子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这声音让我想起小时候雨后踩水坑的快乐。玉泉山的泼水节,竟让我这个成年人重拾了童年的单纯喜悦。

走出山门,我回头望了望隐在夜色中的玉泉山,它像一位慈祥的长者,静静地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夏天。过些天,我定要再来,再做一回无忧无虑的戏水人。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太原的拌汤

一碗拌汤暖胃又暖心

老陶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太原。前两次匆匆而过,一次尝了蘸串儿,一次住了窑洞,都未来得及细品这座城市的滋味。此番从上海乘飞机而来,近3个小时的航程里,舷窗外云海翻腾,而我的胃却在这时闹起了脾气。

下飞机时,胃里突然翻搅起来。这疼痛来得突兀,我弓着背,在机场长椅上坐了一会儿,看到我预约的车已到航站楼外等着。我只能硬着头皮先到了酒店。

捱到傍晚,疼痛不减反增。我踉跄出门,想找些吃的,走着走着拐进了一条小巷子。巷口有家“老张面馆”,招牌在细雨中显得格外清新。店面不大,五六张木桌,几条长凳,倒也干净。胃中一阵绞痛,我不得不进了饭馆坐下来。

“吃点什么?”老板是个50来岁的汉子,脸膛黝黑,围裙上沾着面粉。

我摇摇头,只说要碗热水。“脸色不好啊,”他打量我,“病了?”

“胃疼。”我勉强挤出了两个字。

“胃疼?”他眉心一皱,“等着,我给你弄碗地道的太原拌汤。”

隔着透明玻璃的操作间,我见他麻利地操作起来。不一会儿,老板满头大汗地端来一盆汤、拿来一个碗。

“趁热喝,”还没等我细细思考,他把汤推到我面前,“专治胃疼。”

我舀了一勺送入口中。面疙瘩如柳絮般轻盈,入口即化;西红柿的酸甜恰到好处,既开胃又不刺激;蛋花嫩滑,菠菜带着田野的清香。最妙的是那汤底,不知熬了多久的骨汤,醇厚中透着清甜。

“老板,这叫拌汤?”我问。“对喽,”老板拖了把椅子坐下,“太原人叫‘拌汤’,晋城那边叫‘不烂汤’。和面时水要一点点加,用筷子快速拨成絮状,不能揉成团。西红柿要选沙瓤的,炒出出沙;菠菜要选嫩叶,最后放,烫一下就行。”

我慢慢喝着,胃里的灼痛渐渐平息。这碗看似简单的拌汤,竟藏着这么多门道。

“现在的人啊,”老板叹口气,“一胃口不舒服,就动不动找药吃,哪知道这碗汤比什么药都管用。”

一碗汤见底,我额头已沁出细汗,胃里的绞痛竟消了大半。老板又给我续了一碗,这回还加了一小撮香菜。

“听你口音,是外地来的?”他说,“太原这地方,冬天冷,春秋风大,夏天的气候还是很舒服的,经常有雨,一下雨就凉快、舒服许多。”

我笑笑,和他说我这是第三次来太原了。攀谈间,我问老板开店多少年了。

“23年啦,”他抹了抹桌子,“原来在太钢上班,后来辞职开了这家小店。拌汤是跟我爷爷学的,他老人家当年在国营饭店当厨师。”

店里的挂钟敲了八下。又进来几个熟客,老板起身去招呼。我坐在角落里,看着这方寸小店里的烟火气,忽然觉得太原更加亲近了。

这次因为胃疼,偶然钻进这小店,倒像是掀开了太原的一角——原来这座有着厚重历史的的城市,藏着如此温暖的滋味。

喝完第二碗汤,胃已完全不疼了。我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不收钱,他多做了点正好能当晚饭。这时,我的手机已没电,便掏出了20元,可老板执意不肯收。

“一碗汤能值几个钱呀,”他把钱推回来,“胃不疼了就行。”

走出小店,雨已经停了。我站在巷口回望,“老张面馆”的灯箱在夜色中泛着暖黄的光。忽然想起老板说,他每天凌晨4点起来熬骨汤,雷打不动。

我想,太原或许就是这样一座城。表面粗粝,内里却藏着无数这样的坚持与温情。前两次我只见其表,这次却因着一碗拌汤,窥见了它的灵魂。

回到酒店,我躺在床上,胃里暖融融的。窗外的太原城灯火阑珊,与我前两次所见并无不同,却又分明不同。

原来了解一个地方,不在走过多少街道,看过多少风景,而在是否有打动你心的事情和人。就像那两碗热拌汤,就像面店老板说的那句:“胃不疼了就行。”

第三次来太原,我更加了解了这座城市,也更爱这座城市了。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乡韵悠悠

张贵宝

汾水西岸,巍巍山东麓,有一座古村。它是我魂牵梦萦的故土家园。其曾名刘村,今称大留。800年光阴流转,800年风霜雨雪,未能侵蚀它的底蕴。巍巍围山的苍翠与汾河四期湿地的清新,点缀、映照着古村不老的风月。

驻足村前,汾河碧波荡漾;若逢冬日,“烈石寒泉”依偎着二龙山的浪漫世界。巍巍围山层峦叠翠,郁郁葱葱,“西山叠翠”的景致在烟云缭绕间若隐若现,平添了几分仙意。村南:龙天庙静默伫立;三棵古松虬枝盘桓,尽显沧桑;玉皇阁红墙环绕,危檐下风铃轻响,似在低语往昔。登临巍巍围山,古寺佛影庄严,仿佛能化解尘世千般劫难;步入二龙山脚下

的窦大夫祠,松涛阵阵,清风仿佛能涤荡世间尘埃。凤凰山天坑壁上,神秘的三仙古洞悬空;净因寺内,土堂大佛庄严端坐,慈悲法相足以澄澈心灵、觉悟世尘。一条蜿蜒清幽的汾河水静静流淌,如母亲般世代滋润着晋阳这片丰饶的土地;近年建成的汾河四期景区,宛如锦绣茵毯,为汾水之滨披上了华美的盛装……

传说中,故乡原在古家岔畔。那时故土阡陌纵横,沃野相连,寒隼开渠引水、灌溉良田,桑麻遍野。然而,无情的洪水屡屡肆虐,吞噬故园,往日辛勤付之东流。为避水患,先祖们几易家园,直至清康熙初年才在此地安定下来。先祖辛勤劳作、开垦疆土,历经稻稼数代,终将这片土地耕耘成膏腴沃土。那时,千亩水田稻浪翻涌,如铺金毯;百业作坊鳞次栉比,酒香油香四溢……后来,部分张姓族人向南拓展、另立门户,是为“小留”。而我的故园,则永远定格在“大留”这个名字上,彰显其本源与规模。

村域地貌,六道沟壑、三条山梁纵横交错,田地依坡就壑而垦;两片滩涂夹着一条汾水,稼穡之事得得天独厚,物产丰饶。春种秋收,稻谷麦粒堆满仓廩;夜磨晨榨,醇酒香油从作坊的槽坊中汩汩流出,香气弥漫。惜哉!时移世变、沧海

桑田,昔日的广阔耕垄已渐渐缩小……然而,欣逢盛世,古村又焕发出新的生机——文旅兴起!登山步道如丝带蜿蜒;汾河四期波光潋滟,草木欣欣。每逢周六、周日或节假日,车水马龙、游人如织,热闹非凡。白鹭惊过清幽的水面,游人嬉戏于碧波之中;湿地公园野趣盎然,长堤逶迤……更可喜的是,新的美景不断呈现——老龙头公园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之中,为家园再添锦绣!

纵观吾乡,风骨依旧;耕地虽减,景致却愈胜往昔;村庄虽古,容貌却生机勃勃。这方钟灵毓秀之地,岂能仅局限于锄犁耕作的旧日图景?这里孕育的灵秀之民,又怎能只束缚在田亩阡陌之间?展望明日,故园必将展开一幅气象万千的新画卷,再次描绘出盛世围山的壮丽宏图!

故土凝聚着祥瑞气象,汾水滋养着天地灵秀。巍巍围山景区与汾河四期湿地公园,翠黛氤氲,相映成趣。多福寺、净因寺、窦大夫祠三处国家级文物,清音悠远,诉说着历史的厚重。汾河水脉,连接着古往今来的悠悠岁月;四时美景,静待八方宾朋。文旅的兴盛,开启了古老家园崭新的面貌。康庄大道,正承载着乡亲们日益丰盈的幸福生活,通向更加美好的未来。